



路见不平一声吼，砖头在手跟我走！

月上无风
YUESHANGWUFENG



Chun Qiang
She Zhan



花火工作室
 核动力推荐
 机智腹黑女
 大 ~~×~~ 战
 狡猾花孔雀

是内在美的胜利
还是外形帝的逆袭

毒舌掌门人必备基本教学
 语录 / 史无前例的精彩舌
 战 / 你 / 值得观赏!!



杜晓：毒舌指数★★★★★

((顾亦男：毒舌指数★★★★★))



杜晓的前半辈子，凭一条毒舌，
 说风是风说雨是雨，雄霸天下二十年！
 直到遇见顾亦北这么一条剧毒无比的眼镜“舌”！

狭路相逢，本应夹起尾巴，
 赶紧逃跑。

但是为了顾亦北这妖孽不再
 为害苍生，为了救人民于水火。

以毒攻毒!!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月上无风
◎ 著

唇枪舌战

Chun Qiang
She Zha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唇枪舌战 / 月上无风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99-6821-6

I. ①唇…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114 号

书 名	唇枪舌战
著 者	月上无风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孙 逊 陈智斌
封 面 设 计	陈 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821-6
定 价	22.80 元

枪战唇舌



目录 CONTENTS

第八战	你会不会战	/130
第七战	荒唐之后战	/107
第六战	酒后失控战	/090
第五战	窥探隐私战	/072
第四战	马失前蹄战	/053
第三战	不甘堕落战	/034
第二战	自投罗网战	/014
第一战	狭路相逢战	/002



唇枪舌战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战	胜负难分战	/288
第十五战	峰回路转战	/269
第十四战	风云突变战	/249
第十三战	求婚攻防战	/232
第十二战	尾大不掉战	/218
第十一战	烟花漫天战	/194
第十战	人不如故战	/172
第九战	旧爱新欢战	/151





杜晓一向自诩毒舌。

可遇见了顾亦北，她就好像在鲁班面前舞斧头，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总结下来，那就是——

输得一塌糊涂，败得不堪入目 == ！

后来她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是输在毒舌的程度上，
而是输在不要脸的程度上。

她确实没顾亦北那么不要脸……

简而言之，这是一对不见得“欢喜”的“冤家”，
但偏偏“路窄”的故事。

按常理，两个毒舌，是怎么也不搭的，但作者无耻，
硬生生让他们狭路相逢了……





第一战 狭路相逢战

晴天霹雳或许准确，
只可怜，杜晓那时光知道
她和顾亦北叫冤家路窄，
却忘了还有另一个词，
叫——孽缘。



1

杜晓做了个梦。

梦中她被伪善的后妈逼去相亲，介绍给大肚秃头男甲乙丙丁，还说这些都是社会精英、成功人士。她当然不从，结果她后妈就跑去她那耳根子巨软的亲爸那儿告状，又说她故意与之作对。正在这时，她许久不见却依旧美艳的亲妈突然坐着劳斯莱斯腾云驾雾而来，亲切地拉着她手说：“晓晓吃苦了，妈这么多年没有照顾你好，是妈不好。为了补偿你，妈牺牲再多也绝对成全你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妈知道，那个人，就是段玉！”

杜晓猛然惊醒过来，背后一身冷汗。

现实都够悲摧了，一个白日梦还那么写实，要不要人活呀……

此时写字楼外面正是风雨大作，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十八层的窗玻璃。趴着睡的杜晓揉了揉被挤压得发花的眼睛，稍微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戴上眼镜后看了看表，此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有余，早过了午休时间。

环顾大而空落的办公室，其余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严肃和忙碌，难



缠的矮个儿男经理正在义愤填膺地训斥和杜晓同一批进来的另一个女实习生莉莉，后者的眼眶已经隐隐有些发红了。

莉莉在一所超名牌大学读研，除了平胸一点，形象能力都是不差的，可是龟毛暴躁的经理在训完她后，转过脸看见还睡眼蒙眬的杜晓，却十分欣慰与关怀地露出了那么微微一笑。

这样晴朗温暖的表情在这个阴雨天，是显得如此……叛逆……

艺术类院校本科学历，考研失败，素来表现欠佳的杜晓，在心中再一次仔细对比自己和莉莉后，垂首看着自己比她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胸，吞了口口水：压力好大 = =……

而莉莉在经理转身回他办公室后，也狠狠地瞪了杜晓一眼。

杜晓完全能理解她的心情——自己任劳任怨地辛勤劳作还被骂，这丫无耻地在那里睡觉居然没人敢管，不就是老妈嫁得好吗？我妈要是嫁得好BALABALA，真是……

说实话，杜晓也不太欣赏那种只懂得靠父母的人。

但她明明是清白的呀！当初她也很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一家让人抢破头也不得门而入的公司，会选中被考研失利打击的神志不清纯属来搞笑凑数的她。

相较于现在每个人讨论她时都是一副恍然大悟、心领神会的样子，杜晓更喜欢前一个已经不被大家相信的版本——

她在面试那间办公室里，衬衣胸前的那颗纽扣突然“适逢其时”、“死得其所”地绷掉了什么的……

2

下了班后，杜晓和好友路迟有个约会。

这时，雨势虽然减小，却还淅淅沥沥地下着，算是出行不便。可路迟十分开眼地先给杜晓发了个短信，说有司机接送，让她不用担心。

杜晓原本还乐呢，想路迟这丫头不愧是未来的总经理夫人，都能混着司机接送的待遇了。结果刚刚打开眼前这辆香槟色奔驰的车门，往前一瞅那传说中的“司机”，便是一股不爽之气油然而生。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但因为正是下班高峰，车在写字楼前不能久停，杜晓还是十分识大体地即时坐进后排。关上车门，立马扭头，咬牙切齿地问身边的路迟：“顾亦南又出差了？”

路迟惊诧地睁大眼睛：“你怎么知道？”

“他不出差，怎么会允许你跟一个败类混在一起？”杜晓一双形态妩媚的眼睛，隔着厚厚镜片，满是杀气地剜向前方的驾驶座，近乎恶狠狠地说。

驾驶座上神采风流的男人听了，桃花眼微微眯起，不急不慢地回击：“嗯，的确是不可能。所以我这不是主动来监督保护了吗？以免我未来的大嫂被一个败类给欺负了，在我哥那里交不了差。”

“你！”杜晓拳头攥得死紧，恨不得一拳将他那悠悠然的笑意打散。

身边的路迟，忙不迭抓住她手，连呼：“冷静，冷静！”

杜晓迁怒了：“都怪你家顾亦南把你看得死，平时我想见你一面也难！”

所以她暂时还找不到话反驳顾亦北，总不能没有技术难度地反骂：“你才是败类，你全家都是败类！”

路迟被她说得低下头，委屈得直挠耳朵，想了想，还是决定狗腿地帮杜晓：“其实晓晓你说得对，顾亦南也不喜欢我跟顾亦北经常在一起玩。他如果不出差，我是不能拉顾亦北当我司机的！”

“司机”顾亦北听得“哧”了一声，一边因为红灯缓缓将车停下来，一边笑着说：“小迟子，你不厚道呀，有些人就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你同情她干什么？”

路迟讨好杜晓心切，冷冷一哼，也不多想，便很凶很严肃地说：“我是你嫂子，不许乱称呼！再说了，我最善良了，喜欢同情谁就同情谁！”

杜晓一听，顿时在心底哀呼一声，真是不怕豺狼般的对手，只恨猪一样的队友。路迟这哪里是在帮她？

顾亦北从后视镜瞅着她失力无奈的模样，桃花眼里溢满笑意，却并不打算放过她，便极为认真，甚至是恭敬地对路迟说：“对，嫂子你最善良，同情‘弱者’实属正常。”

路迟终于从顾亦北加重语调读的“弱者”二字中迟钝地回过味来，赶

紧悔恨万分地扑倒在杜晓身上，长喊：“晓晓，我错了！你在我心中是最强的！一百个顾亦北都比不过的！我才不同情你呢！”

杜晓在顾亦北的笑声中长叹，只觉头疼，十分头疼。

绿灯亮起，缓缓启动车子的顾亦北轻声笑够了后才问：“杜晓，你爸和你妈的婚事准备得怎样了？”

终于克制不住怒气的杜晓翻了个白眼，回了句：“你爸！”

“不敢，”顾亦北嬉皮笑脸，“我还没个那么能干的姓段的爸爸。”

看吧看吧，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喜欢顾亦北！他老跟她过不去，遇到他就没什么好事。今天一见到他，她就猜到 he 必定会拿这件事当乐子！

杜晓龇出白牙冷笑：“我也没有，稍有智商的人都该从我的姓氏看出我爸爸姓杜，谢谢。”

顾亦北听了也不气，一弯嘴角，像是妥协，诚诚恳恳地认：“你后爸，总可以了吧？”

“嗯哼！”杜晓接受他知错就改，推了推眼镜，懒懒地回答，“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没回来呢。不过总有人帮着弄的，声势铺那么浩大，不好草草收场。”

“人到现在都没回来？”顾亦北皱眉，又轻轻摇头，露出不解的笑意，“我真不懂为什么要把婚宴安排在 i 市？”

杜晓又翻了个白眼，她要是懂那个女人在想什么就怪了。

他们口中讨论的，其实是 i 市最近的商界、民界、八卦界，闹得最沸沸扬扬的八卦——传媒大亨段丛山再婚一事。

再婚对象，是二十多年前在华语影坛风光一现的影后——阳春。

无怪顾亦北奇怪，段丛山的生意主要集中在香港、上海、北京，i 市的分公司才开没多久。而阳春也不是 i 市人，她出身邻省 m 市的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家族——阳家，之前一直定居国外。

两人看上去都没什么道理在 i 市举办婚礼，记者们使劲挖掘才得出两个可能性：

一是段丛山想趁机为 i 市的分公司造势，将自己的势力往内地做进一步扩展；

另一是阳春的前夫——杜远和他后来的妻子、儿子都在 i 市生活。阳春这般大张旗鼓地在 i 市再嫁，大有扬眉吐气，向前夫示威之意。

人们都是爱狗血八卦的，于是第二个说法拥护的人更多，至少路迟就是其中一员。现下聊到这个问题，她立马兴奋地抓紧杜晓的手，连眨眼睛：“在 i 市办好啊！阿姨那么风光再嫁，简直是好好地给了你爸和你后妈一耳光呀！”

说到这里，你们一定都猜到了。原本段丛山和阳春这桩婚事，即使准备在 i 市盛大举办，也不该和杜晓这种升斗小民有任何联系的——如果阳春不是她亲妈，杜远不是她亲爸，段丛山不是她未来后爸兼现在的老板的话。

作为杜晓的好友，路迟很清楚她家里的情况：父母离婚时，杜晓才两岁。母亲远走高飞，她只能跟着生父杜远。不久后杜远另娶。后妈宋婉对杜晓一点都不好，老在杜远面前挑拨说杜晓不懂事。这种情况，在宋婉十年前给杜晓添了个弟弟之后便愈演愈烈，好像唯恐杜晓能多分了些杜远的财产一样……弄得杜晓明明是 i 市本地人，却在大学期间连假期都住在学校，考研失败参加工作后宁愿在外租房，整个一有家不能回。

路迟以前并不清楚杜晓的亲妈这么有来头，因此这次阳春嫁给段丛山，在单纯的她眼中，便等于杜晓突然有了个大大的靠山。从此，小杜晓再不必在后妈的魔爪和亲爹的昏庸中受苦受难。而且段丛山可比杜远有钱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却不料杜晓远不如她想象中兴奋，只是蔫蔫地答：“是呀，她不光给了杜远和宋婉一巴掌，还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啊……”

“什么意思？”路迟好奇兮兮地问。

杜晓苦在心头口难开。

这苦，不光是因为她现在工作的公司，就是段丛山的传媒集团在 i 市开的分公司。她的大老板突然变成了她后爸，分管分公司的小老板变成了



她大哥，还因为——

“段玉。”杜晓无力地吐出这两个字。

“段玉？”

路迟没反应过来，顾亦北却眼睛一眯，问：“段家老二？”

路迟又迟钝了整整两秒后，回过神，嘴巴一下子张成了一个“O”形。

段玉何人？

段玉是杜晓和路迟的师兄，杜晓大学生涯前三年真正花了心思暗恋的人。

本来随着此人毕业，也该渐渐淡出杜晓的人生，可却偏偏出了这样一出——她那依旧美艳出众的亲妈，把她的暗恋对象，变成了她的二哥。

杜晓默默扭脸，真是叫人如何不想死啊！

3

吃完饭后，顾亦北开车，顺着路，先送路迟回了她和顾亦南买在市中心的高层公寓，再送住在郊区的杜晓。

杜晓晚上报复性地吃得有些多，便懒懒散散地将头靠在车窗上歇息。车窗外的灯火霓虹，就这样在她身上静静流淌过去，以至于顾亦北瞥过目光看她时，竟觉得她白日里所有的尖刺，都似在这一刻偃旗息鼓了。

他心情有些张扬开来，拖着近乎得意忘形的语调唤她：“喂，败类？”

她横过视线，嘟囔着恼怒地回：“你才是败类，你全家都是败类！”

原来终究是要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街骂才够解气。

顾亦北听了就低低沉沉地笑，笑得一双黑白分明的多情眼睛都眯了起来：“憋这句话憋很久了吧？”

心里想起有次她也这样粗鲁地回他话，他讽刺她说，没水平的人才被逼得和狗急跳墙一般。从那以后，她这样的话在他面前倒真是说得少了，说不过的时候，就一个人沉寂在那里重重呼吸，仿佛和自己生闷气。

杜晓也想到了相同的事，只是脑海中全是他当时揣着手教训自己时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让人十足的气闷。这时眼里再度收进他悠悠闲闲的笑，坐在副驾驶座的她终于忍不住伸手往他脸上揪去，破坏掉了那欠扁的笑容。

顾亦北“嘶嘶”地痛呼，可嘴还是犯贱：“别伸手挑逗司机呀！”
杜晓一鼓眼睛，松开手：“我只想告诉你，这才是我憋了很久的想做的事。”

顾亦北点头，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原来你想挑逗我已久……”
杜晓深深地吸了口气，中气十足地冲他吼：“挑逗你个毛毛！”
顾亦北弯唇：“我不叫毛毛……”
杜晓终是失力，果然，人和猪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是她想太多了……

安静了好一阵子，直到快到她租的小房子前，他突然开口问：“段家老二有什么好的？”

杜晓先是一怔，随后挑衅着回道：“怎么也比你顾家老二好啊！”又转过目光，刻意地垂下，往他某处瞧，很是别有用心，意有所指的，“你说，老二和老二之间，怎么就差那么多呢？”

“你……试过？”顾亦北一眯眼，霎时有些狂风暴雨的味道。

杜晓假装听不懂，天真地眨眨眼：“嗯？试什么？”

顾亦北一张俊脸黑得悄无声息，直至将杜晓送到家，也没有再说话。

回到房间之后，杜晓抱着枕头想起这事，直笑个不停。终于又一次，让顾亦北吃瘪了，看他脸黑的样子，真是快乐。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那一天，杜晓突然接到电话，她老爸临时有事和司机一起耽搁在外地，她后妈参加了香港购物团，同父异母的弟弟杜骧在家里没有大人看顾，便让她过去照料下。杜晓接到电话就明白了杜远的意思，其实家里不是没有请阿姨，照顾上了小学的杜骧一晚上也无所谓，只是杜远还存着妄想，希望她能多贴近一点他那个“新家”。

还好，杜晓虽然对杜远和宋婉千般不满，对她弟弟杜骧还是喜欢的。

大概他们的名字很像吧，用杜晓的话来说，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日他娘的日，一个是草泥马的马。

有点少年老成的杜骧听了就很鄙视地斜看着她：“为什么经你这张嘴一说，什么都不像好东西了？”



杜晓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么粗俗的，便又换了种说法：“那就是我们的老爸希望我通晓大义，希望你骁勇善战。”

小杜晓还是对自己的名字不满，觉得自己那么有腹黑文人的气质，为什么要取个莽夫一样的名字，便又嘟囔着问：“和平年代，为什么要骁勇善战？”

杜晓眼睛一眯，阴险兮兮地贼笑道：“以后总有战场需要你骁勇善战的。”

杜晓小脸霎时红了，红中还有点泛青，有个满脑子情色的姐姐，真是他人生的大不幸。

说是不幸，两姐弟的感情倒很难得，小杜晓很黏她这个姐姐，而他也是杜晓在那个家唯一可挂念的。

继续话说那天下午，杜晓带着小杜晓出去学习骑自行车。看着弟弟虽是歪歪扭扭却也能顺利地骑着走了，杜晓在后面很是开心，正笑着鼓励他，一辆宝马 X6 突然疾驰而至，差点撞上小杜晓。只听一声急刹，杜晓忙不迭冲上去，幸好车刹住了，小杜晓受了惊倒在一边的绿化带里，冬天身上穿得厚实，面上看不出来受了什么伤，只是脸通红着喘气。

杜晓把他扶起来，愤愤地看着那车，若不是小杜晓拉着她手，指不准就立马上前给那锃亮的车一脚了。

车门终于打开，驾驶座上下来一个身材颇长的男人，穿着黑色大衣，五官有些过了的精致，走上前来，桃花眼在小杜晓身上不经意地停留片刻便开口懒懒地说：“对不起，没事吧？”

他这种态度激得原本克制怒气的杜晓火冒三丈，开口就吼：“你会不会开车啊？小区里能开那么快吗？赶着去奔丧？”

男人被镇住，表情也冷了下来，随后调开和杜晓对视的目光，像是嘲讽地轻嗤一声：“算了，我有错在先，我送你孩子去医院吧，检查一下。”

“这是我弟弟！”杜晓暴走了，她看上去有那么老吗？

“哦，那我送你弟弟去医院吧。”男人一弯嘴唇，看似老老实实在地顺着她话头说，但背后的讥嘲谁听得出来。

“你送？”杜晓气得直磨牙，也重重一嗤，别开脸，“怕是就你这破技术，还没把我弟弟送到医院，我也该被救护车送医院了。”

“或许是该送医院，”男人又浅浅弯了弯唇，若是放平时，杜晓也会

觉得好看，可惜是现在，他浑不正经、目含戏谑的样子，激得杜晓只想打人，而且他还说——“精神病医院就在拐角。”

杜晓语塞，正想干脆冲上去给他一拳，车的副驾驶座又娉娉婷婷下来一个女人，妆容精细，打扮入时，只见她不耐烦地走过来，先看了一眼小杜晓，不屑地扬声说：“这不是没事吗？难道是看着开好车就想讹钱？现在这种人不要太多哦！”随后又歪歪斜斜撒娇般缠上一边的男人，“亦北，我们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餐厅订的时间该过了，人家饿了嘛，等会儿还有音乐会呢。”

为了餐厅和音乐会就开那么快吗？

杜晓心中冷笑，抬眼，看着那面色突然黑了下去显出不耐烦神色的男人，用目光点了点他身边的女人，意有所指地浅笑着说：“这句话还给你，精神病院就在拐角，去看看吧，别讳疾忌医。”

于是男人的脸更黑了。

杜晓满意地扶起自行车，牵起小杜晓，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女人的抓狂声和经过克制不太粗鲁的哭骂，然后她扶车的那只手腕被人拉住，杜晓抬头回望，是刚刚的男人，手上拿着一张名片，表情别扭地递给她：“如果有问题的话，联系我。”

杜晓一挑眉，接过，却也不看一眼就递给小杜晓，小杜晓再接过，转手很默契地丢入了一边的垃圾桶。在男人黑无止境的脸色下，杜晓和杜晓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扬长而去。

杜晓原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这么讨厌的男人了。可天不遂人愿，不久后，大学室友路迟恋爱关系稳定，和男朋友顾亦南一道请她吃饭，她到餐厅的时候居然看到这个男人大大咧咧地坐在桌旁。

经路迟介绍，原来他是她男朋友顾亦南的亲弟弟，叫顾亦北。

那一顿饭，吃得是战火缭绕、硝烟纷飞。她和顾亦北吵得那叫一个天翻地覆、民不聊生。

她鄙视他那一次带的女伴不识大体，有胸无脑。

他就嘲笑她说那一天她打扮有多么老成，长期熬夜面色枯黄，活像孩儿娘，无胸更无脑，更加可悲。

她讽刺他不会开车而且态度不端，一派有钱人的作风，看谁都像是讹

他钱的，败家子、二世祖、地痞无赖！

他讥笑她一开口出言不逊骂别人奔丧，他明明是道了歉的，她置若罔闻，之后更是小人得志地丢名片，不顾后果，生生一个目光短浅的女流氓。

她哀叹为什么自己的室友会有这样一个未来小叔。
他惋惜为什么自己未来嫂子会有这样一个室友……

两个人谁也没占到谁的便宜，但她明显更沉不住气，被气得面色潮红，差点爆了脏口。

而最可恨的是路迟靠在顾亦南怀里看得津津有味的，最后对顾亦南指点江山般总结：“看，他们多配啊……”

顾亦北和杜晓这次倒是默契了，同时冷笑了一声：“配个鬼！”

路迟捂着脸，埋在顾亦南怀里，模糊不清地嘟囔：“他们的默契，美好得我想流泪。”

他们同时对路迟伸出了魔爪，但一碍于顾亦南冰凉的眼神，二碍于那句“默契”，又同时缩回了手，对视一眼，再同时不屑地转了目光。

事后想起，更加气愤，他是第一个说她没胸的，而她居然没及时反应过来！

长久以来都担忧自己胸部过大的杜晓，为自己没有及时地对顾亦北表达感激之情，感到十分愧疚、懊悔，以及，怨念……

4

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N次。

每次见过后，她都觉得自己不会再跟他见面了，结果下一次……

永远都有下一次！

经常和他见面碰头吵架，还每次都输得那么凄凉，让杜晓痛心地觉得，这就好比打麻将，第一轮和牌，尤其是和个大的，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她遇到他的时刻，从来都是霉运当头，绝无幸免。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她后妈又让她去相亲。

按照宋婉在杜远面前的说法：“女孩子学历不高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关键是要嫁得好，而越年轻，市场就越好。”

杜晓认为她这话倒是说的有几分道理的。毕竟她后妈除了比她亲娘年轻些许以外，她还真没在其身上看出什么过人之处。

可真正让杜晓怨念的是，她后妈给她介绍的这都是些什么货色呀？玩她是吧？

眼前这位被她后妈称为人中龙凤的王姓英才正在跟她追忆往昔岁月，不过是在他问她会不会喝酒时，答了一句她酒量一般，他就沉痛地开展了他视角独特的长篇大论：“喝酒误事啊，杜小姐，酒量不好真正吃亏呀！想当初，我就是酒量不好，于是在一次被人灌醉后，一不小心就犯下了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我竟然和一个才认识的客户发生了关系。那晚，我们都是烂醉如泥，之后醒来，我却意识到我必须要对这个陌生女人负责，于是和我女朋友分了手。谁知道……这个女人根本是不纯洁的，那一夜也不是她的第一次，甚至她只是为了我的钱……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再想回去找回我的女朋友，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杜小姐，要不就不要喝酒，要不就锻炼出酒量来，让别人灌不醉你。现在你可以放心，在你面前的这个我，酒量已经好得不会让任何人灌醉了。”

杜晓听到这里，实在无法放纵这个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渣男继续在这里大放厥词。于是她推了推眼镜，单手支在桌上，撑着下巴，以一种花痴的崇拜目光看着他，笑若春花，嗲嗲地说：“王先生你好天真哦。”

王姓英才一怔，估计是以为杜晓指的是他被那个女人“骗”的事，便轻轻咳了一声：“那时青春年少，是比较单纯。”又端起咖啡佯装优雅地喝着。

杜晓点点头，又眨眨眼：“嗯，你看，你都烂醉如‘泥’了，怎么还幻想那话儿能出淤泥‘泥’而不软呢？”

一语既出，杜晓立马就后悔了，因为“噗噗”两声，眼前的王姓英才一口咖啡直接喷到了她胸前的白衬衣上，显出了她很突出的胸形与颜色不很突出的肉色内衣。

当然，王姓英才才是没有本事连“噗”两声的，另一声来自杜晓背后，杜晓迟疑着转头，微微伸长脖子，视线刚绕过沙发的座椅靠背，就透过沾了些咖啡沫的眼镜看到坐在她背后的顾亦北，以及顾亦北对面，遭受了与她一般待遇的美女路人甲。

